

女人和孩子，从来都是摄影师镜头的焦点。翻开历史的相册，我们会发现，女人的身影成就了太多太多的经典照片。可是，在如此海量的经典里，你熟悉的照片有几张？这些照片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故事？这些故事见证着多少女性的不凡传奇？这些女性给我们传递了什么样的力量？这些力量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一张照片、一个解读，让你重新认识女人。记住，我们的栏目叫“识女图”，而不是“仕女图”哦。

识女图

被《色戒》抹黑的美女特工原来是她

如果没有张爱玲的小说《色戒》，郑苹如的名字也许就随着1940年2月某个寒夜的枪声走进历史，被人淡忘；同样也因为《色戒》，绝色特工郑苹如被蒙上香艳色彩，她的悲壮殉国也深陷与汉奸的桃色流言。



陈晓丹

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湖南广电《湖南广播电视报》、《金鹰报》编辑部主任、经世图书负责人《芒果画报》主编，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现为自由生活家、文化围观者，艾罗堂文化联合创始人。

郑苹如是旧上海名媛，她的美貌随着1937年7月的《良友》画报而闻名全国。在那期的画报封面，郑苹如身着丝绸旗袍，一头精致的卷发向后梳理，青眉如黛，眼如皓月，梨涡浅笑，迷倒众生。因她身份特殊，《良友》画报只留下“郑女士”三字说明。

她的确身世显赫，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母亲则是日本望族小姐木村花子，对中国革命十分同情。1917年，木村花子随着郑钺回到中国，改名郑华君，1918年生下二女儿郑苹如。

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爆发，郑苹如完全可以凭借中日混血的家世、美貌的长相、良好的教养跻身上流社会，轻易成为社交名媛、电影明星、豪门阔太。可是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她的中国意识彻底觉醒。1932年上海战事爆发，郑氏满门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上海沦陷，郑家以华君夫人的日本身份留守上海。郑钺曾任高等法院上海租界的首席检察官，凭借显要的身份和妻子的国际关系，他接触到中日各



1937年7月登上《良友》画报封面的郑苹如。

方秘密情报，成为中统上海潜伏组织的协助者。郑苹如后被中统秘密发展为上海区情报员，甚至连父亲都瞒过了。那时，郑苹如还是19岁的上海大学生，青春美貌，颇有侠义心肠。因为那半个日本人血统，她成为最合适的对日伪特工。凭着母亲的关系和一口纯正的日语，她很快打入日军驻沪各机关的中上层交际圈，截获大量情报，其中最珍贵的是汪精卫叛变投日的机密。可惜重庆方面忽视了这条情报，没有阻止汪的叛国。但郑苹如的情报能力还是引起了重庆的高度关注，她接到一个万分危险的任务——接近并铲除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丁默村。

丁默村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投靠汪伪政府后，伙同日本人重创了上海谍报网。他杀人如麻，城府极深，连日本人都觉得他“几乎见不到笑脸”，他主管的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被称为“杀人魔窟”，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

凶残狡诈的丁默村被重庆政府定为头号锄奸目标。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行动更加谨慎，但他同时有个致命弱点，贪恋女色。中统决定抓住这个弱点，派郑苹如用“美人计”除掉丁默村。不久，丁默村在上海的社交场合“偶遇”了21岁的郑苹如，这个老练的特务对郑苹如神魂颠倒，两人频频约会，暗杀计划似乎一步步走向成功。

中统开始布置“刺丁”。第一次行动，他们提前安排好杀手，让郑苹如邀请丁默村赴约。不料丁默

村好像有第六感，轿车中途掉头，刺杀计划失败。

1939年圣诞节前夕，中统又策划了第二次“刺丁”。那一天傍晚，丁郑两人约会归来，车过静安寺，郑苹如娇声说：“圣诞节到了，该送礼物了呢！”丁默村问她想要什么，郑苹如回答就顺路买件皮大衣。轿车在“第一西伯利亚”皮草店停下，丁默村让郑苹如挑选，自己在一旁抽烟。透过橱窗玻璃，他突然看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瞬间夺门而出……子弹擦过轿车的防弹玻璃，丁默村再次逃过一劫。

郑苹如的身份完全暴露。为了不连累家人，她坦然走进76号魔窟。面对酷刑折磨，她辩称自己不满丁默村移情别恋，不甘心被玩弄才雇凶杀人，拒不承认与中统的关系。汪精卫、周佛海的夫人以社交长辈的身份来劝降，她不为所动。汪精卫又劝郑父出任伪职以换取女儿性命，也被郑父拒绝，他想起他对女儿的嘉勉：“为了国家，什么都可以牺牲！”而这句话，此刻正支撑着他痛苦的心。

1940年2月，郑苹如被汉奸特务秘密枪杀于沪西的一片荒地，年仅22岁。那一天她穿着金色的靴子，打扮得美丽端庄。郑苹如牺牲的第二年，父亲郑钺抱恨而终；1944年1月，哥哥郑海澄在重庆空战中牺牲；同年8月，未婚夫王汉勋上校在衡山牺牲。抗战八年郑家满门忠烈，天地同悲。而郑苹如这位民国名媛，用宝贵的生命实践了“为了国家，什么都可以牺牲”的誓言。

如果国难当头有人爱上汉奸，那可能是现实中的张爱玲，虚构中的王佳芝，而绝对不是美丽的郑苹如。如果《色戒》让人误读郑苹如，那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国民的健忘与寡情。不能忘，也不忍忘她最后的遗言，闻之心碎落泪。她说：“不要打我的脸，让我死得光彩些。”



扫一扫，看女特工的传奇

“今天”的她

用摇滚向世界呐喊的她经历了什么

1963年8月22日，也即54年前的今天，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摇滚歌手多莉·艾莫丝出生。艾莫丝八次被提名音乐界的最高奖项——格莱美奖。她以一头标志性的红发、女权主义的表达主题以及神经质而近乎呻吟的唱腔而独树一帜，在全世界拥有无数粉丝和追随者。



魏剑美

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多家报刊专栏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步步为局》《空城》、杂文集《下跪的舌头》等十余部。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出生于牧师家庭的艾莫丝自小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天赋：两岁半接触钢琴的她到4岁就能熟练弹奏莫扎特等人的名曲了；五岁时她可以演奏任何只听过一遍的曲子；到10岁时，独具个性的她因为颠覆传统古典钢琴的演绎方式而让音乐学校忍无可忍。

带着愤怒与困惑离开音乐学校的艾莫丝开始从披头士、齐柏林飞船合唱团、吉米汉克斯等摇滚乐队的作品中学习更为酣畅淋漓的思想表达与情绪宣泄方式，并发誓要成为一名摇滚歌手。小小年纪的她一边在钢琴酒吧从事演奏工作，一边自己创作，辗转于不同的城市，从乔治城到旧金山，再到洛杉矶。

在洛杉矶，艾莫丝遭遇了人生的噩梦。那是1984年的某个夜晚，搭便车的她被乐迷性侵犯，事后还受到死亡威胁。这对于一个21岁的女孩来说，绝

对是无法面对的梦魇和难以启齿的羞辱。她一度非常消沉，甚至停下了在音乐之路上迈进的脚步。但也正是因为这段痛彻心扉的经历，让她开始思索人生、两性、宗教等更为宏大的主题。寓居英国期间，她花了大量时间，试图从历史和文学中去探寻生命的真谛，特别是女性在父系社会背景之下的角色扮演与权利要求。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摇滚这种形式来发出女权的声音，为更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代言。

1991年，电影《末路狂花》的上映成为女权主义的一个宣言。原本安于庸常生活的一对闺蜜，却因为遭遇性暴力，而选择开枪自卫，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这部火爆一时的电影也让艾莫丝明白，男性针对女性的性侵犯不是一个孤立的和偶然的事件，很多女性的内心都蕴藏着对此的恐惧、压抑与愤怒。她决心用歌曲勇敢面对自身的被强暴伤痕。当年，她创作出《Me And A Gun》，细致描述了女性对于暴力犯罪的厌恶与仇恨。歌曲一推出，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众多女歌迷纷纷声援，感谢和支持艾莫丝唱出了她们的心声。美国一家反性犯罪组织为此授予艾莫丝荣誉勋章。

自此，艾莫丝一发不可收，1991年冬季推出的首张专辑《小地震》大获成功，不仅销量进入英国金榜，单曲更获得多项大奖提名。该专辑在全球发行高达200万张，让她拥有了国际知名度。1994年专辑《红粉心事》获得英国金榜冠军，奠定了她情绪女声的翘楚地位。艾莫丝采用歌声与琴声串联的方式，进行真

实的情绪表达。她大胆挑战男性权威，探究男性犯罪以及女性之间相互攻击与伤害的心理。随着一张张专辑的发行，艾莫丝赢得了大量歌迷的欢迎与信赖，她每天都能收到数百上千封信件，多是有过被凌辱或被强暴经历的年轻女性，向她倾诉各种心事。艾莫丝不仅热情回复，予以关怀与帮助，还和姐等建立国际机构，为遭受性虐待的女性提供救助。

艾莫丝的个人情感跌宕起伏，她遭遇了失恋、流产等变故。这让她更理解女性的艰难与坚韧，也更信仰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勇气与灵性。她说：“在我流产后不久，这些歌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最后，你并未成为一个母亲，但你依然感觉到那股力量……”她音乐的关注主题变得更为开阔，校园暴力事件、受害的应召女郎、家庭伤害案件，甚至遥远的阿富汗的女性生存现状，都是她关心和表现的主题。

“年复一年，我是否应该哽住泪水/直到最终，那里一切都消逝无踪/再有什么伤害/你清楚，我们都将变得从容，从容，从容。”

正如鲍勃·迪伦一样，多莉·艾莫丝的生命和她的音乐一样纯粹、真诚，也正因此，她的作品才拥有超越现实的文字力量和旋律美感。这一切，既源于生命给她的挫折与伤害，更源于她摆脱伤害的豁达与智慧，以及映照现实、关怀他人的博大情怀。



扫一扫，看摇滚女王的故事